

論

語

稽

論語稽

遵義官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于望中文 參校 金剛子 漸登 宣

八佾稽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馬曰孰誰也佾列也

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按在傳鄭陸皆女裝二八皆氏林

人為列故稱子據謂六佾當四十八人四佾三十二人二佾十六人僂如朱註則一說人數同佾數則二佾四人何以言焉禮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

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皇或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風其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曰涼風西曰閭闔

風西北曰不周風自八已下降皆以兩季氏自文子武子平子悼子季桓子五世註爾云何子者野孔子與桓子政相僭

朱註孔子聖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

忍爲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

愚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二人不能爲樂以女樂二八之言謂之人當爲八之誤

其衆萬於季

氏則自平子

意如也

已然孰不可忍者蓋謂季氏無君之心即舞佾已見不待乾侯

之遂也

漢齊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平遠昭公更制向儀亦此意

八佾者天子之禮魯之僭用自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於太廟始

魯僭用禘禮見禮記

其羣公之廟未聞用之當仍爲六佾

禮按仲子實桓公母實惠公孫也之夫人其宮先未

用六羽及隱公將即位於桓考仲子之宮祿以夫人之禮乃獨於衆仲是時魯之失於因僭用初禮豈不知其數特

以仲子之宮事焉則見故賦之耳仲子一婦人豈非諸侯衆仲又未嘗仲子當用何初而隱公聞言之下遽用六羽蓋取婦

人無等從夫之禮之義惠公講侯也故仲子爲夫人故取諸侯之初也然則惠公廟因六羽矣惠公六羽而羣公之六羽

可知矣猶襄公時當是季氏亦祭已所私立桓公之廟取其六佾之四以配已原有之四而成八佾而羣公廟祗餘其二然

則八佾之禮始於季氏無禘且大夫四佾平子見周公廟八佾因亦加之已廟以爲觀

美古人制禮一聲一容皆有意義季氏慝預僭奪在他人亦慝預視之而不知失其本心則何事不可爲見微知著防於未然惟聖人能燭其幾也

禮按此即三家所立禮宗子之家以立宗言則稱季氏以氏族言則稱三家說本宅等語

三家者以雍徹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二家之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土之後也按包注以詩毛傳詩為諸侯公為二土之後穆穆大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土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以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朱註

三家之室

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祫之罪

愚按徹卽有司徹也周天子正祭既畢則歌雍而徹其俎

按此蓋實尸之時此徹則徹俎升堂而徹俎矣又按周禮樂師及疏

學士而歌徹注六徹不歌徹又小師徹歌注六徹而歌是

魯僭禘禮以文王爲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祭時遂用雍

徹然已於天子辟公之義無取矣三家同出桓公

禮記有公廟之說於三家非禮也云云

堂卽三家所立

桓公廟之堂

或見上章

三家不釋詩義但因魯之僭用而亦僭爲夫子卽詩辭中字句

以明之以見無此禮容何取此詩令其何後思之或可駁然返耳

謂按禮仲尼無居諸孔子宮前若相見之禮耳

出以樂或以此章之義推之殊不知其意一書或孔子所傳或漢漢漢漢所增其樂樂制度大抵皆春秋時所現
行及魯所常用者其中或遠古或近世或出諸風和俗之習記者或所見聞而記之遺蹟或當如是而不能辨別其是非其所載
孔子之言又或十師六說得傳聞或出諸儒說故有詞強以考見者固多而其理固得者亦不少要當據理以去取之而已
大春秋之世以禮樂為樂樂之物且以其大亦重者為禮而不可不辨此禮樂之何以應用此禮樂不拜禮及文王而拜
禮則之三晉人所以言大拜禮之問蓋然則禮之所謂禮也又樂武振舞禮亦必得人言詩於兩君相見用之亦禮也
之一據記者不察而記人大子之言耳否則詳於天子又美取耶制左氏傳魯有樂實常用之以比宋之桑林亦可見其
非樂矣凡此所記皆當以此類推
之又按樂武奏維清維新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

樂

朱註子曰至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
之用也李氏曰記者序此於八音雅頌之後疑其為併禮樂者發也

禮按古者冠昏喪祭無一而不本於禮而有節而和又無一而不比於樂升降拜
跪禮也樂節節且此升降拜跪者也不仁者生理已絕安能節和等之實制則一謂目
而跪者不合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林放魯人也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

按放孔子弟子子
子見問禮文賦考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

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鄭曰易簡也

朱註

林放至之本

放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不在是故以爲問

子曰大

孔子以時

方遂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禮至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言節文習熟而

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

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愚按奢者儀節之繁易者變除之次

易謂變易之易

儉者太羹元酒之真意戚者躑踴哭泣

之至性禮無儀節則失之野喪不變除則過於哀是故行禮於既獻酢之後有酌

有旅不覺遂至賓主百拜居喪於既虞祔之後有練有祥不覺遂至以葛易麻由

儉而漸奢由戚而漸易斯亦人情所必至特春秋時酬酢往來專尚繁文而臨喪

不哀至原壤敢爲登木之歌宰我且發短喪之問則奢易而竟忘其本矣夫子既

大放之間又曰與其奢易寧儉戚者蓋有感於時俗之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愚按夷狄雖文化未開然條教號令類能劃一蓋開闢較遲風俗醇樸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勉強若諸夏則春秋時僭亂相尋弑逆迭見世道之淪胥極矣清按此爲共和而治時言之也周厲無道國人逐之出居於虢周公召公共和

而治故孔子言夷狄雖有君長而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雖無君猶能自治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

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傳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時仕季氏救猶止也疏

鄭註謂禮云旅非常祭也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包曰神

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朱註

季氏平
林放平

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逕林放以勵內有也

愚按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爾雅曰旅陳也陳其新羅之事以其清禍致福也
鄭曰旅如禹貢言利岐既旅登平九山刊

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國有變故
而祭焉則合五常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

據此則常祀者祀之地與期皆有定旅因國有故

而祭則地與期皆無定季氏之旅殆亦有故耳夫子言此之時必猶未旅若已旅則成事不說尙何救之足云季氏媚神謂可希儻來之福然儻來福果可希乎林放人也猶知繁文縟節之無益曾是秦山之神而欲此不義之祀乎秦山之旅春秋未書意者因夫子之言而遂止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子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

飲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朱註

子曰至
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稱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

愚按大射儀司射命三耦射

三耦者射必以耦比耦之數也司射命之曰而後射

西面出次

出所立之次也

揖當階揖及階

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皆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

弓

說今文作揖釋文曰說其後束也按後束必以謂說者疑之也

決

猶謂也天子用象器諸侯大夫生用象牙用犀角以石巨指拾射也宋射時

拾射也宋射時謂之拾射時謂

之決拾者謂更也取

勝

服也出而射

反位此下時揖讓也司射命設豐

豐在堂上

勝者之子弟

洗解升酌散奠於豐上

所以承幣似豆而卑

勝者相

禮衣也按古者吉凶事皆左相惟受刑乃右相

決遂

取弓弦而

不勝者

說決拾卻左手

在下如向後也

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皆升飲射爵

於西階上

此射者不勝者飲射則之也

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交於階前

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此飲時揖讓也古者凡祭必先行射禮以擇士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與祭又鄉大夫三年大比習其賢能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射乃古人進身之階不得不爭然爭之中仍不離禮樂之事君子者成德之名德之所以成正在此禮陶樂淑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一二句在衝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咸謂何特逸一句必接此正如原圖亦平展沈既仿本立而後生之類或謂

禮詩時則重之取句法齊整其然久矣以爲非碩人詩也鄭曰文成章曰絢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

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子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朱註子夏至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子曰至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

功禮也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
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愚按後素之訓朱註義長子貢天資高明子夏學問篤實雖有不同而及其知之則一也凡古之言詩者類如此若泥於章句拘於詞賦皆不可與言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
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
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
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朱註子曰徵證也此謂禮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

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有足則我昭取之以證吾言矣

愚按武王克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其始封之君投殷之後於宋武王滅及箕子外

朝鮮四國以之封

武庚於沫地及三叔豎斃而許乃滅武庚而封其地爲魯魯三國微子當
殷之末滅於野武王既滅殷遂封於宋有大祀則二王後皆來助祭 孔子本宋人時代相去未遠以

周所因革而考二代之禮可以得其大略故曰吾能言之 即以夏小正所引明堂位考之
投時觀象之法條記實客之真任

士作貢之宜死喪備終之具 但其分封之子孫不能保守其祖宗之成法以至散亡 如周禮乃
周之成書

後世問元禮致和禮等 故雖心通其意而不能代創一書以補其缺此不能不歸咎於文
書即是唐宋之成禮也 文如孔吹竽經之類或如伏生口授尚書之類大抵經一書世變即多一書亦滅或古人簡策繁重豈
寫聖賢不似後世紙筆之簡易又夏商鼎彝之銘勒不過數字至周乃有數百字之多由質而漸文也

獻之無徵也 文如孔吹竽經之類或如伏生口授尚書之類大抵經一書世變即多一書亦滅或古人簡策繁重豈
寫聖賢不似後世紙筆之簡易又夏商鼎彝之銘勒不過數字至周乃有數百字之多由質而漸文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子曰禘拾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

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皇疏禮四
時祭名春

曰禘夏曰秋曰冬曰孟冬曰孟夏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先儒論之不向今不具說只依註解之禘也著

諸祀也禘必以魯廟之主陳於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昭穆而後合食堂上未陳廟主之前干與亂入太祖廟

半中以濟獻尸尸以灌於地以求神求神而出堂列定昭穆則太祖之主在西堂東向太祖之子魯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爲禘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方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魯魯者魯魯金草取汁釀黑稻一經二米者

爲酒酒成則氣芬芳惟魯故呼爲鬱鬯者一說於太祖墓室前京東白茅地持鬱酒灌白茅上鄭注郊特牲周人尚臭章云灌

謂以主壇酌鬱始獻神也又註祭統者執圭增灌尸章云天子諸侯祭統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又註尚書大傳曰灌是獻尸尸

六 周明印書館刊印

得獻乃以灌地是寃注不專指
灌地或曰灌尸或曰灌神也

朱註子曰至魯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禘矣方祭之始用鬱鬯酒灌地降神魯君臣當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憊忘而無足觀

愚按禘有大祭之禘有時祭之禘周天子五年一祭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以始祖配之謂之禘夏殷於春夏之時祭亦謂之禘魯則以時祭之禘襲大禘之名祀周公於太廟詳見雜取四代之服器官而兼用之或隆或殺取義紛淆孔氏以爲遠祀儀亦非確論惟灌時祭也灌地降神始事也迎牲視牲酌血腥例事也於是酌酒俎三獻魯尊用黃目猶

爲未侍耳請按王制天子諸侯之祭又曰諸此時祭也天子諸侯皆行之者是也周禮五年大祭之禘此天子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諸侯不得備者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曰季夏六月

不曰五年則是時祭也曰以始祖配而用大祭之禮也以時祭行之所以巧爲避飾也蓋禘也者古以爲以祭之名周人以之名大祭遂改春及祭曰禘禘而諸侯猶有相沿未改者如襄十六年齊人曰寡君之未禘也且大祭之

始祀始禘所自出於始祖廟若周二年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非始禘則凡此之禘亦猶行禘蓋時祭之名而未五年大祭之禘也僖即五年大祭則禘爲非禘夫子宜曰禘吾不欲觀而何

待既灌乎其不曰其不欲觀者以六月之幣猶時祭之禮也其曰既灌不欲觀者以其借用大祭之禮樂各器而惟方祭之始灌地降神其器未備也考明堂位論周公曰牲用白牡牲用犧象山澤器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白牡散牲也出
黃目酒也惟天子得備四代之器物魯用之禮已數世用黃目黃目時王之制非有所借禮之行先用此器故此器可觀其後則白牡山澤器者紛矣故不欲觀孔子仕於朝廟祭則有職

守不能不入而助祭而委蛇不可緘默不能救正無術故言不欲觀以微見其意

或疑使孔子仕爲宗伯當如何曰通事補數便不過於禮儀不能則去位而已然不如先不爲宗伯之爲愈蓋卽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之意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朱註

或問至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

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諱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

愚按禘之說爨訟久矣

或記自出之文鄭注爲成生帝而正義申之以爲成太微五帝之精至劉氏乃謂虞夏禮或帝於顓頊之廟殷周輪奐於其稷之廟宋神宗謂書其祖所自出此本祭法以

祭始祖所自出而謂諸者也將謂諸為非禮明堂位以為廣祭統以為康周公程子謂成王之賜與伯禽之受皆非劉意
 林陳止香雖只實謂惠公之世法於平王王不許而違之然則非祖文宗武之遠而周遷殷世之法與曲縣築纒之詰問
 此辨成平惠之賜受濟辨以魯之所用而謂者也也曰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孔穎達曰禘宜小者謂大者禘禘禘而
 拾獲者魯人法天三年一閉五年再閉說又見白虎通而本於禮緣禮命昭故鄭氏云然此論禘與禘之別者也鄭謂禘祭
 各就其廟而孔安國則曰變廟禘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許慎說文謂禘昭程故東觀漢記振純駭各就其廟之說以為禘
 說昭程仲之義何以言不合食朱子獨主伯祖配之義禘除始祖外不及群廟以為禘祭乃及群廟此論禘之合食

不合食者也王制祭統者曰夏時正義曰四時孟夏之祭一名時此論時祭之禘與五年冬至之大禘異實而同名者也春
 秋吉禘於莊公鄭氏頗主此說而不知莊公非始祖是時祭之禘非大禘也鄭雅釋天禘大祭也正義曰國丘祭天名為禘
 按此即郊祭以始祖配之名但祭所一在國丘一在始祖廟為不同此以禘為郊之一說也又春秋齊大夫公羊曰禘也左
 氏曰禘也孔疏曰禘則禘也此又混禘禘為一者也胡氏傳引程氏曰禘其自出之帝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禘禘
 諸侯自出之帝則在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
 敬也則又以天子諸侯分禘禘之名而明禘之所以有禘者得禘故也此又禘之一說也 大抵經無明文難以

證緯迄難定論或人又不足以知此故孔子以不知答之然周人易春祭曰祠夏
 祭曰禴而以禘為大祭五年冬至一行之以祭始祖所自出則周之禘惟以祭始
 祖所自出為禴禴從帝如瓜栗之有根蒂然魯雖併其禮樂而行以六月明堂其後又四時

行之無定期周之吉禘莊公以五月禘之禘太廟致哀姜以七月昭則魯之禘當以時祭併大禘為
之禘武宮以二月禘襄公以九月定之禘僖公以十月斷禘接禘之說紛矣宋神宗謂審其祖所自出許慎謂審禘昭穆朱子謂禘不合食而合食孔氏謂禘亦合食馬氏謂
 斷禘大禘小禘氏謂禘大禘小禘遠劉敞謂一祭二名正義據爾雅以禘為祭天而混於郊或據春秋僖八年禘於大廟用

故士祭二代大夫祭三代諸侯則五代惟王者最尊故可至七代九代今禘禮則又於七代九代之上追本求原祭始祖所自出譬之樹木根大則枝茂其高百尺其蔭之廣亦必自尺王者山下溯上能探一本之原即由近及遠能措天下之事故於天下如示諸掌指掌者非僅言其易亦布指知寸之意也

者也上高一層則下闕一層如土推及父母旁闕便及兄弟上推及祖宗旁闕便及族姓如推及於祖所自出則上極其至故旁可推及民物說本條理者

天地祖宗自吾身推而上者也天下民物自吾身推而廣

祭如在孔曰言寧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孔曰祭神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

祭同

朱註

祭如在至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子曰至如不祭

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愚按祭如在二句蓋古語記者引之先經以起例也

說本陳善

祭必先散齊次致齊致

齊之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如見其所爲

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所以如在也

禮大於五世四世已上則不祭以祭不可勞斃故也

若祭外

神卿大夫則不過五祀而已

五祀曰門曰戶曰廟曰室祭法增則命巾需爲七祀

其功德皆切乎日用與人相近

大抵祀人鬼之始創是事者立尸以象之既立尸尸則有飲食此祭神所以亦如神在也凡此皆以己之精意逆鬼神之精意而報享之然後此祭爲不虛若己不親祭而使他人攝之則精意不治雖祭猶之未祭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

正義曰御

五百二

十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問出仕於時也按自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是賈爲周王孫也 魯僖公以爲頃王孫也玉璫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以王孫爲氏非自周出仕也 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者執政者也 欲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 鄭曰奧西南隅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朱註上經至

室西南隅為奧窻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見月令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窻則設主於窻陞祭畢更設饌

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窻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

白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子曰至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奧窻所能免乎

愚按奧窻天之喻孔註異今從朱子奧在室之西南隅奧窻有在廟者有在家者廟之室後有

家之五祀人為主治按毛詩勸學篇成五祀於廟之說服來注曾之升已辨之矣毛氏又謂家中之奧為男女設

之地此亦不可不辨宜爾雅釋宮古者室自半以前處之謂之室自半以後實之謂之室無東西廡有室曰室則朱註至

西而謂其室正指此凡所謂連終正終外終皆指此古人惟居於此居之有疾居之有瘳凡祭五祀皆先

設主於其所而迎尸灌以降神如門則在大門戶則在室東之戶行在大門既降神乃迎尸入

室居奧而行朝踐之禮上古質樸同室而飲酒與窻非一所祭亦不一例祭則設於廟門外東

東房之東設以烹狗酌飲酒又為饌於西房以飲黍稷與酌肉人尊盛於西房下設水以沐尸此窻之一所也因祭而

祭則則有祭祭之禮其神一為飯嘗宗廟祭之禮器所謂備祭於奧老婦之祭盛於其禮極簡乃祀先炊之神也

一為饗饗者祭之即禮所謂設牲三體三黍又制心肺肝為俎行嘔時俱在廟祀尸各食之後若又月行窻之當祀則

不在廟而在其立戶灌地降神一如黃帝遺漢畢乃迎尸入室居奧而特牲之設酒醴之陳氣之有心肺肝尸之喻結時

禮一也於滄陘灌地降神因其用事之所求而報之也於奧迎尸設牲牢納之於常
常禮尊之處而享之也時人以謂奧樞虛位滄握事權尊其所當尊不若親其所常親
故創爲媚之一說賈乃引以喻君與己而諷孔子以所媚故孔子據理以折之曰
獲罪於天正見媚道之無所施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
當從周也

朱註

子曰至

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愚按郁古論語作鬱說文無郁字當作鬱有文章也從有鬱聲彭下注云鬱也郁

蓋同聲之借周兼二代而損益之所以郁郁文盛

周世倅曰如非但一禮禮間亦助是法乎敬也
學校一按大學在國小學在邦是法乎夏也封

國則五祀亦夏制而特異其外郭采芻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禮法而第更其可也大宗之位監持則五級易爲十二而
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彭爲六年而數當試功不異宗廟雖有三祖二宗之殊其爲七廟制也明堂雖有七特九庭之
別其爲五室同也廷禮或以母進或以草而或以委說其爲三加同也特禮或迎於庭或迎於著其爲迎同也
著老或兼享或兼食莫非別年之心也格祖或何辨或向矣莫非求神之意也惟之一車一服物如于制明堂所兼矣不

魯夏啟節所用之
所謂監於二代也

子入大廟包曰太廟周公廟也

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
公稱太廟得公稱世室詳公稱宮

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

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孔子曰鄰孔
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孔子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朱註

子人至是時也此蓋孔子始仕時入而助祭也

愚按學問之道知行并進然必既行乃爲真知夫子少時以乘田委吏入襄百執
事之役則先祭一日必習禮樂必省器此時初入太廟安得不問若既爲司寇奉
犬牲又當止祭之日則奏假無言豈有逐一諮詢之事乎鄰人子者如文九年經
書許人又如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之類非有所譏特夫子是時年尙少名位未
顯故係以父邑而曰鄰人之子耳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聲合雅頌五曰與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

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

按此本國宮師大夫三年大比實射禮儀皆能之者於五以鄭

禮五官擊曰和內志正也容外物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攝不中不攝也無其類比於鳴也禮宜則禮也禮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射之五物也射以觀德而爲德之末射以別行而容爲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文欲比德而和容爲禮之末射之而欲此則而爲德之末射之一善也馬禮則禮也曰天子諸侯大夫皆中樂而皆發飛矢乘矢者四矢也皆以爲節射禮所節何以射何以射也天子禮成九節四節以射五節以禮諸侯大夫皆中樂而皆發三節以禮大夫士乘射五節四節以射一節以禮方其未射其德善矣內志正而節比於禮是節和容及其中也特弓矢審固而以中德爲主始以皮爲之是謂主皮乘矢皆節而發發而不失正節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是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節以爲發也節之學是謂與舞又接保氏養國子以禮則教之六藝其三曰五射也高麗曰五射自矢參楚注注義尺非僅賈氏曰自矢者矢在候而實候也其誠白參述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刻注者謂羽羽高爲低而去刻制然寬尺者謂與射不與君並立廣若一尺而與井儀者四矢貫候如井之容儀據此則並是明實候之法蓋保氏之教是國子國子當在君側於射爲精故有直候讓式若卿大夫鄉老所贊之射能則來自田間除鄉射外即長大射不可以讓儀貴之故司射西河命曰中強操獨操獨操則復於則讓乘則不與是只期中候不必其竹草也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按古者公甸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寬而任之者輕也

朱註

子曰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按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大射實射與射也不主皮節者其容比於節節比於禮不待中爲備也禮射不勝者

三番射主皮之射則不勝者降矣

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禘之意如此皮革也布侯而稱革於其中以爲的

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

同等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

革故孔子嘆之

按程伊川解此章言古者射有五善不必取以主皮爲工工力非一雖苟有可取不必同科謂古人取善之周也

愚按朱註以爲孔子解禘之意義長但主皮當訓中非訓貫革也力如由有力不

足也之力

禮不稱力以力假仁假夫人之力不及此皆謂不必備七札獲六射而後謂之力也

以材能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也魯自文公始不親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

皇疏天子每月之

時帝布政而月命之書與又曰上廟告於太祖諸侯無廟告於太祖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常出大故用牛者不善幸故依儀候用羊也按月令出月令之書當是夏小正至周而損

益爲黃但令亡不可致耳

朱註子貢至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

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饋生牲也聘禮致饗饋饗乃平之魯自文公始不親

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親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至禮廢羊存

猶得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愚按周禮太史掌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昭者居門終月昭註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行之正朔者三代為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雖二十四氣不易而歷相氏章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月二十有

八氣之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月有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運各二面出於黃道之旁立準春分東行清道立秋

秋分兩行白道立冬冬至北極黑道立夏至南極赤道古之於月不在四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度而常在四立以

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案古人不知地亦每日一旋以為日月皆前運而地不動故有九運之目今以

兼西法攷之日不動而地每日自旋一周則年則地繞日一周而月又繞地以三十日為一周則地旋運蓋必明時

而後授歷授歷而後民知趨事赴功也左傳謂見而擊火諸侯奉王正朔以治其民不

可無告朔之禮告者告於廟故用生牲此性不殺不薦且如聘告朔既畢然後出而聽

治懸月令於象魏使鄉遂皆奉行之謂之親朔亦曰聽朔玉藻天子立冕聽朔於

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則告朔與親朔固兩事也魯文六年始不告朔

蓋以閏月無關布政遂懈而廢之其後又因疾而廢親與告朔兩事然不親則亦必不告矣則並不當廢

者而亦廢矣故春秋書之以譏其始子貢非有位於朝者特以清議爲循名責實

之言耳然正朔不講則太史氏之書必因而失墜矣孔子所以惜之試觀漢與叔孫通無所據依僅本秦

之正朔與禮而定漢禮可知
羊存而禮存所繫者大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朱註子曰至黃氏曰孔子於禮非有所加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明禮之當然

愚按禮者制定之禮也盡者盡其所當盡也三代時君臣之禮雖不若後世之尊

卑懸絕然其分亦甚嚴降至春秋君弱臣強事君者多不盡禮而反以盡禮者爲

諂可以觀世變矣此以且當時風俗大約如此以孔子言之如拜下侍食君召不俟則之類悉本禮經而時人習於賦充反加非議此歸震川所謂鮮鮮不不自量力者也 清按孔子

循禮故盡其所當盡而自平等平權之心理觀之則覺其太過故以爲諂降及漢

代叔孫通制朝儀而皇帝遂尊無二上平等平權之心理萌芽於是乎絕矣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定公魯君禮也時臣失禮定公忠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註

定公至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

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愚按春秋之言君臣

春秋時天王大居正爲天下之共主然不自治而分土以封諸侯使各君其國各子其民

齊雖不文之天子故天子亦以禮待之

與秦漢以後美秦漢以後尊一王之法故君愈尊而臣愈卑春

秋則惟身仕於有國有家者乃謂之臣有公臣有私臣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孟子

曰君親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親臣如犬馬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寇讎

也

明太祖以其言爲太過是不知古今禮者事之節文忠者心之誠篤君上臣下譬之樹木

其上有枝葉以庇下則下竭精液以供上若枝葉不能庇其本根則本根亦漸卽

澆漓矣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註謂各欲自盡尹氏謂使臣以禮則事君以忠此對定公言之尹氏謂使臣

清按事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非

若奴隸之供服役也故君必使之以禮而臣亦必忠於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而不淫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

時人不知調權之適則適生非淫或言其淫賦曰其傷賦孔子解之也按史記及魯詩韓詩竹簡周所遺而關雎作乃始亂之詩豈所謂非淫者其即此歟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

以爲君子之好述不爲淫其色也疇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朱註子曰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傷者哀之過而害於

和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鼓鐘之樂憂雖深而不害和樂雖盛而不失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愚按以詩詞言之朱註是也然聖人凡言詩皆意在言外不專指其詞此言不淫不傷者正謂合樂三終用之鄉飲鄉射燕禮奏關雎之章於宗廟朝廷之上取義

在哀窮寃思賢才見君相之求賢如此其亟琴瑟鼓鐘以樂之而不爲盈溢靡靡
反側以求之而不使沉淪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若就文王太姒言之則成
武者亦能說其義何待聖人以意逆志而後得之哉

宜參訂讀
亂之亂章

哀公問社

鄭曰主田主謂社也

禮記明辨文社知字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也包周本作社公問主於事我
先儒有以爲宗廟主者按公羊傳文及二年經主用果社預何休引此爲證

於宰我

魯國宰我孔子弟子
名子字子我魯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

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

用栗便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遂事不
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究孔子非宰我故

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

朱註

其公問
戰栗

戰栗恐懼貌宰我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懲人於社故附會

其說與不

子問聖
不悖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

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愚按古者國中之社不一惟軍社乃以數人

無法王社曰大社曰王社謂侯曰國社曰侯社大夫曰重社又有國之社曰族社曰壽社曰姓之社曰鄉社

曰里社王者出軍有軍社其建國之法前朝後市右社置空索者置人則在市不在社惟出軍乃置於軍社而書不用命變於社者軍社也周官小宗伯若大司馬則有司國立軍社又曰大司馬禮樂於社然乃隨軍所

置軍罷則廢既無常地則何樹架之有況以松以柏以栗尚書大傳尚有以梓以

槐之文

情按白伊通引尚書逸詩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兩社惟梓北社惟槐云云

若以明堂位魯兼用四代之服器官通之

如夏后氏尚明

水取尚陰則尚清有虞氏之術夏后氏之威殷之大白周之大亦凡數十部大斷皆世代遷變好尚不同之事

社木亦是類耳三代之木所以不同者亦一

時好尚而然

社通今之社公俗謂土境神今則作小廟古以受天陽不爲廟但作樹之以木而已

哀公之問不過如經筵之稽古幸我居

言語科豈有安對其歷述夏殷均無益辭獨於用栗下綴此一語者蓋有慨於魯

之積國民無所畏懼

情按如國人祭曰禘外祭曰雩子云從禘甲執冰而禘之類

隨事遮言欲哀公治亂國用重典也

其意

如皆宋人禮請之高讓規其取義如劉氏釋名之因物付意

然魯之君民積久難返幸我雖爲是言亦無可補救而封建

有領茅分土之典章立國有類造宗禘攻說之關係

見周禮春官大祝贊祭名

皆置不論且其弊

又必入於申韓者流以法術刑名爲務故夫子言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諒已

往則不咎蓋深慨魯君民之非口舌可挽而又責宰我之言出而不可復收也不

者不得家室而自愛之不與者不能遇事而讓正之以半我
讓官之失則官既作不得者探賈事要滅其已往隨其將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何曰言其器量小也 泉綏管仲奇材公之相管仲者
也齊前之仲父故呼爲仲 或曰管仲

儉乎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 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

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魯成三歸者管仲三國之女爲婦禮謂第一三國之女以去國後其夫人
夫入之歸歸婦夫人來其禮又二小國之女亦來歸時又有婦大夫婦不越

禮但於一國娶三女一爲正二爲婦婦仲是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從
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大夫則官不備相攝行事管仲家臣共官不兼攝此非儉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包曰

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

樹塞門邦君爲兩君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

不知禮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與

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坊上今管仲皆併為之如是是不

知禮也皇疏坊亦門謂立屏以坊為門則內外通天子諸侯并有之原來明君宅屏而與敬天子禮也故外屏於坊門之外為

以大夫亦效諸侯於門故云亦坊亦門兩君相見於朝飲燕以者歸土於兩禮之間

朱註子曰至器小言其局最褊淺規模卑狹或曰至皆言其侈然則至說此皆諸侯之禮而

管仲併之不知禮也

愚按器之大小以喻德量之所容受管仲當時功業烜赫衆論方以為天下之大

器管子中述謂伯謂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故夫子辨之夫子意中必如伊尹太公之流乃得為大或人平日亦必以仲為大器

者故聞夫子之言而曲以儉與知禮為仲解三歸者管仲藏貨財之所以歸三不

歸而名之也清按三歸之說不一謂梁者曰公宮中七市女同七百國人非之管仲為三歸之家以後頗公說注仲

齊桓公謂管仲故則衣歸于免致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室以自賜於民其說本國道此說名之說也任志

謂國以取三姓女而名其室此亦女亦室之說也武位以尊為府庫之引符於國等之財及管子三至於築室之說也

齊之布為証此山溪而變其說者也原謂以為築地者其名互取歸三不歸之意此邑名之說也然立管子春秋管仲植勞

齊國身老實以三歸歸兼于管仲相齊曰臣實矣然而臣實稱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實矣臣實稱管仲亦有三

何曰言其音節分明釋如也鄭曰釋如志意條達之貌以成何曰縱之以純如也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

朱註子謂至翕合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樂以爲樂言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而謂高下如五音之相和而後和也

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尋驗故曰如如然欲其自宮而商角徵乎不相反而和速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愚按韶夏皆九成武濩皆六成言一成而諸成不異也此大節不必曰節節之者語其聲之分合抑揚疾徐高下也翕如以當升歌三終純如以當笙入三鼓歌如以當開歌三終釋如以當合樂三終以成者工告樂備矣

也故者玉石之白其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縹者不絕之絲竹設喻之辭故皆言如也以成言樂始純之在純釋乃成耳

儀封人請見鄭曰儀衛下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
得見也從者見之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言何患夫子裨德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言
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生註論語人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貴者而求以自

進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也
言禮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取曰木鐸所以徇道路言天使
夫子失位而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

愚按周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蓋四人分掌四封八人爲之貳此儀封人蓋
中士也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衛入緇之初故封人得請見書胤征曰每歲孟春迺
人以木鐸徇於路封人所言蓋即所掌封緇之事以喻夫子之不得安於位者如
木鐸之徇道路以爲教誨也喪者出亡在外之名

封人之意蓋謂魯孔子而天方將出之天既
於孔子於天下而魯即不得而私有之所以然

者蓋由天下之無道已久無道則民生其間無路可行則令孔子長居魯魯可而其教於天下而天下之人究不體身與孔
子接而體其教此之去魯在二子意或不如面不知天而使孔子轉半風塵使天下之人得以體其教如木鐸之徇

於禮者然則夫之爲天子豈不可謂不聖而天子之所以爲天子亦不可謂不聖也

封人之言卽告通辭以見之從者然則此封人者

其所見固非常人可及而夫子一見之遽致其推許如是其德容之盛亦迥出言思擬語外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

朱註子謂美善也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美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愚按此亦因所值之時世不同而然

左傳上制樂風國其樂德象功然時會各殊也舜禹湯因人以爲當其武代商討即有叩馬之事若文王則無象矣然始守臣節

不能使天下四海無思不服此亦無可如何者也 蓋人由天定有幸有不幸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說當時

朱註

子曰至

觀之義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

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愚按爲禮敬臨喪哀人人所當然朱註是也然皇說切中時弊今從之居上者爲人之坊表下之人所觀感而取法者也不寬不敬不哀則中不誠而外之邪僻相神其弊將無所不至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尙何觀之足云

論語精

八份卷第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精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國玉製中文版
金培于滿達吉宜

參校

里仁稽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 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擇不處仁
焉得知 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朱註子曰至
得知

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

恐按仁謂有孝友睦嫻任恤之風者也習俗移人不可不慎故仁則可處 孟母三遷
孟子卒歸

聞知之統即
處仁之驗 不仁則不可一朝居

朝歌衛地南齊
不入况可處乎

擇里而不處仁是無識也故不得爲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子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 子曰必

騷佚仁者安仁 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 知者利仁 王曰知者知仁

爲美故利而行之

皇疏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定也約貧困也君子處貧盡久德行無窮若不仁之人久約斯苦而爲發故不可久處也樂富貴也君子富貴久意好禮不憚若不仁之人久富貴必厭裕

朱註

子曰至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

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愚按仁者生生不息之理也不仁則生理已絕故處境無一而可使之長貧困日趨於下使之久富亦固有知足不至殄滅無遺育而不止若仁者則渾然具此生生不息之理其日用動靜無非此理之發見任天而行無所往而不適故曰安仁若知者雖不能渾然於仁而虛靈不昧識見過人深知此理爲身心性命之原如殖貨然日積而月累之故曰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朱註子曰至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愚按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惟仁者不失其性故不失其好惡又按常人好惡不出思察無得移風化之權若在上者好一人

而天下約惡一人而天下懼其動之機至微而其成爲風俗有一往而勇然者此孟子所謂不仁者不可在高位是權其惡於衆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朱註子曰至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愚按爲善爲惡止此一念人特思志不定耳一朝志定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善與

惡不並域而居也心誠在仁則此時卽渾然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惡於何有按

惡就志之當下言之朱註以事言非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

遂而去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子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雖愈速僣仆不墮於仁 鄭曰造次介卒也

朱註

子曰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

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子曰

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

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子曰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愈

速苟且之時顛沛袖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
間而已也

愚按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物其權操之於人君子
惟知修己而已修己者養其固有之良而不役於僥來之物此所以能成其德
也終食無違以處常言造次顛沛以處變言合常以以觀之而君子之存養可知

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曰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爲益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曰諫不欲蓋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有能爲仁者但我未見也

朱註

子曰至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

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德至不足者爲仁在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見也人之氣質不同疑有此昏弱之甚欲

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欺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愚按因循玩忽優柔寡斷皆仁之累也有是一者其好惡必不真若好惡果真則

剛健之力自生

夫子常謂未見剛者或以申強對子曰振也然恐正仁字反面

故真能好仁惡不仁則必能自力於仁果一

日自力於仁則力所能用者皆仁又何不足之有其言有之而未見正以見力不足者之絕少使用力者無可談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孔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責之

按阿黨爲類

觀過使實過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疏

過猶失也人之失各有黨類小人不惟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如辨夫不辨是實夫不辨實則非夫若實之實就其類言之不求過於一人則此類過之人有仁心故仲尼曰人之過也各由其類不同宜以改實爲過夫在過也仁者以制類爲過是在過非是也其仁可知

朱註子曰程子曰人之過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
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愚按唐已前本人作民故孔註皇疏依民字解之唐諱民改經民字作人宋因之此程子尹氏之解所以皆依股說也然民亦人也仁者人之生生不已之理而大中正者也過者失乎中也於過中觀仁尤易見仁如玉之有瑕木之有瘻瑕瘻者玉與木之病而即瑕瘻以求之而玉與木之美惡見矣日月苟無剝蝕五星苟無陵犯步天者亦孰從而測之

仁孔註皇疏謂觀者言不若股氏尹氏推有過者言義長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彼何兵與道為天下有道之風今不能

朱註子曰至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愚按道非別有一物若大路然日日所行者是也然明明有一路於此而行之者東走西趨絕不知路之所在生如醉夢死亦昏昏誠不如朝聞夕死則畢世以來尚有一日之清明死亦無憾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五經字天曰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

朱註

子曰至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誠趨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

道哉

愚按衣食者生民之大端也農工商賈則惟衣食是謀亦既爲士則士之所志大矣志在道中而衣食亦不在道外美惡特寄焉者耳若恥惡而欲美則美惡之心競不必形之言色而趨向已歧矣故曰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鄭曰莫無所貪慕也

何曰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唯義之所在也

那儀此章與義也適以莫得比觀君子於天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

則與義也清波那儀字叔明濟陰人宋大中祥符間爲道州刺史有詩正卷十卷

朱註

子曰至

適專主也春秋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愚按適從是也莫從日在罍中卽且暮之算日算則不行清按續實莫也勿也不可也皆不行之類也

比來註訓從然比爲从之反向當爲比向於爲比意實有別此則君子而而不比之比然所比者義故成其爲君子耳行與不行二者皆不可膠執惟比於義則得主有常故行不行無可無不可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子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子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

朱註子曰至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滿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愚按德與土反懷德者欲心有所得懷土者求身之所安刑與惠反懷刑者畏公法懷惠者感私恩苟安則不求心得感恩則不畏公法爲君子者必守法度爲小人者易受寵絡故夫子對勸言之

子曰放於利而行子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子曰取怨之道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愚按利者凡有便宜之事皆是放說文訓逐櫓弓吾將安放是也譬如一路人人所共由若獨據其寬而令人皆處其狹安得不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何曰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江國曰宜子其下皆與人讓讓小則國易治不使以

朱註子曰至讓者禮之實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

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愚按孔子為國不分乎禮

說見子矣不為政章而凡禮之行皆有讓存焉如吉凶賓嘉禮會亦飲射

之禮也其間之升降揖遜拜跪以示讓也是舍讓無以行禮也古聖王以八柄馭下

非和名無以與人而名與利者爭之端也故制為禮而行之以讓以範天下之馳

驅而納之於軌物若無其實而徒有其文雖修身齊家且不能況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

行之則人知己也

朱註

子曰至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

己者而已矣

愚按今人平居侈談經濟動以不見用於時爲慨及至事權既屬動涉張皇手足無措此不求立不求可知之病也學者可不勉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

意欲道孔子之道貫繫統

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註

子曰至唯

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

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

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故應之速而無疑

子出至而已矣盡己之謂

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也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天地之至誠

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愚按道猶路也譬之五都之市千巷萬街其間必有一通衢以爲之經聖人由此通衢行之則四通八達學者迷於歧徑則偃俛乎無所之故夫子爲曾子揭之如云路雖多歧我此路一以通之云爾曾子平日固已步步體認忽聞此語知路當

如是而行故應之速

子出者皇則是夫子適曾子而告之非也禮則來學不問往教特敬業樂群必有其地內外亦必有別夫子之宮必別有以居群弟子者眾舉而出其常也門人不必曾子之門人

即群弟子之相切磋者也

忠恕合人已言之而本末分焉

忠之九數忠實也恕猶法也果知法實則百千萬位只歸此九章而盡括之

此卽一貫之

旨也

清按忠者中心以盡己思者如心以接人人生險處已接人外更無別路而人與己一切事宜實不外中心如心之理且中心如心仍是一心不過己與人之別耳曾子言此正以明一貫之旨非情以說人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

朱註

子曰至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窮好竭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

人之所欲無善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矣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愚按義者凡事理之當然者皆是也利者凡有以便吾身者皆是也喻者人所不

知而已獨知之也

按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君子論道如魚之於食鴉之於飲上不顧宗祀下不顧子孫中不顧九族冥情一往而莫顧者只爲此心必也甚固後安及至見之行事則常名數得此一人維持

而千秋萬世之人亦爲之悲感或位非所喻任滿何以以此若小人非不聰明非不學問非不知有禮讓非不知有天道非不知明有國法幽有鬼神而得無不顧者則以此心只知自私自便故其行事報復怨仇變亂大局心狠手辣刻毒殘忍同己者引之背己者除之一切無所益深非所喻在利何以至此此章兩喻字是聖人痛下針砭爲君子小人分出聖狂之關

人禽之界學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包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與齊也范甯曰思與齊也范甯曰

朱註子曰至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愚按凡人曰日所見之人

情使所見不必今人也即彼書稽古所見往代之人皆是

非賢即不賢特漫不加察以爲無

與於己耳若君子則隨地隨人皆引以自鏡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章意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

母意而違己之諫也

象說諫又不能順至十五百不收解己之勞以怨於親也包曰奇曰敬又厚於無違之理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竭其心力即形神皆亦所不忍也

朱註子曰聖不臣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裡幾微也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遠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愚按事君有犯無隱則諫宜直諫事親有隱無犯則諫宜幾諫又敬不遠者恐己之誠有未至故復起敬起孝以格親心若終不納諫則號泣而隨之雖形神俱敝亦所不怨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鄭曰方猶常也
皇統曲盡粵人子者出必告以必而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有遊無常

則始父母安

朱註子曰聖不臣遊遊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厥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
按禮玉節要出
不異方復不遠時

愚按古無游民
古者雖異故家除凡出遊者自卿大夫士至庶民必有節以遠之有傳以通之問官求節凡邦國之使節有節節人節節節節節節節之不同曾有期以節更有傳以聯之節遠於天下無節

者有難則不遠數者難也是遠避非可以意任若無節傳則所往之國土遠當時法令所在實無從法不以今世之無業靡民奔走海內而莫敢怨之也况父母存則必供朝夕親屬之職若遠遊則棄所授之日不耕且有夫和之詞甘旨又何所

出乎

或出仕或從學而遠適他國或有故而暫往國中近處然後有游親在則皆

必有方謂按編味此舉在子孫見鄉人有難限緊或之區當與父母之年早知看風文母之生子以右者壯有室論之則在二十以外即以十人論之亦在成童以俱然倫倫無知必相長乃能父能教假令父母得上下中其
重費亦不過二三十年否則十數年其多為一日之遊即少遊一日之費况壽天生死本屬常例遠遊者之和保無風木之痛近而方則足追返何得於無費時一缺遠遊則勢有不及遠而無方則信無可通壽無不待奉舍幾不得履附身附棺無歸乎一自高堂之別遠他鄉天之恨不孝之罪百身何贖及至歸時歸來不遇歸時哭泣而已則令極感體貼於父母所來了之奉承了之願一切了之以慰先靈而消心自問學生果可無憾乎故可已則以其或家貧或京水難謀不備不出求生計以佐甘則非有方不可然究不如不遊之為得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

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朱註子曰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重出也

愚按此與學而篇文同而缺二句蓋弟子各記所聞故有詳略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

見其衰老則懼也

朱註子曰至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忱自有

不能已者

愚按人即至愚斷無不知親年者特以妻子之慕事君之熱中遂知之而若忘耳

若心念其年則喜懼交迫於中矣夫子故爲人子警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
按阿榮集解本作古者言

之不安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愚按李元曰輕言者必多信多

朱註子曰至知猶記憶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爲此故也

愚按言字與躬字對看出字與逮字對看因恐不逮故不出其所以不出者正恥

心未泯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朱註子曰至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爲儉約

愚按約者放之反收束也言而約則不煩動而約則不躁用而約則不費卽有蹉

跌亦不過其矣

按老氏知其自守其固知其極守其理一生得力在此兵法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鄭曰言欲難

朱註子曰至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愚按訥與敏者遲速之分而已欲者君子刻刻存於心而於言行之間見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何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皇疏一云鄰親也言德行之

不孤矣必爲人所親也按此訓今不從

朱註子曰至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以從之如居之有鄰

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修德者少故若形其孤立然人性皆善天之道也雲從龍而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德既爲人心天理之所同則同聲同氣終必有起而應求者故夫子云然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也

朱註子曰至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數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愚按數者煩瑣之謂五倫之中有天合有人合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朋友人合也夫婦之合人而兼天者也父子兄弟夫婦在家庭之間雖煩瑣而不覺若君與

友則生厭矣故不可自取疏辱以忠義之過而反受君子之責也

按古人若伍子胥之諫夫盜范增亦疎不慮又

諫無制近世若東林諸君子之罪竟屬賢可已而不已者而其害且不止於辱與疏君子雖憐之固亦不無所惜也

清按專制時代君權過重固諫不聽每至

取辱子游故言此以戒之蓋春秋時雖君主專制然合則留不合則去非若後世之諫不行言不聽而猶以死殉之也

論語精

里仁稽第四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語釋

違義宜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及周王於中文書
金國子無誤古說參校

公冶稽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曰

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家治曰名長魯人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史記曰齊人字子長後亦說家治亦長治在 姓公治

其先主國君之治故以實為氏 名長按以子而稱者子 縲黑索也縲也 按說文無縲字陸德明本序石經並作地作地

以拘罪人也無說論釋云公治長從衛國逃魯娶齊女歸時住清溪食死人肉與有罪當誅其子出不以長曰何謂為

在獄六十日則當言謝矣主雖問長曰雀鳴城雀鳴也曰運水邊有車置鼎
牡牛折角收放不獲相呼住獄主道亂暴然乃神長其父解家及燕語云云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

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

廢言見任用也

皇疏姓南高
名綱又名綱

朱註

子謂公治至
其子讓之

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蓋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外

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宮至
兄之子妻之

南宮居南宮名綱又名适字子容謹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按史記周書通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懿子之子敬叔也且適見家語一名綱是適已有二名正釋孟懿子屬或與何必於夫
子容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恒曰曰南宮敬叔以必敬叔則朝石國人豈無不敬於南宮之邦
者然則敬叔之與容叔
然二人矣說本朱無誤

也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二章
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古者四夷之人多能通鳥獸語者如左傳記是生三極皆用之矣介葛盧聞

牛鳴而知之長亦猶是也

又按益都舊志傳記魯宣公西河守行縣聞郡黃鳴曰前有獲罪本當作暴
車粟此雀呼聲花食粟之果然則其事古今並有之熟足往也

從自

自鼻
鼻也

從辛

辛乃坐鼻之聲
乃補魚器麥粉以罪代鼻因承用之

适之與緇一人也十谷其字古人字必與

名相合适史記作括省括而釋之義緇家語作韜以韜納矢容者乏也字義相類

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是其人也若閱之爲說南字不通

清按詩我躬不問左氏重二十

五字傳引作不說

其禮爲敬叔自是孟懿子兄

說本夏

此乃載寶而朝之人與誦白圭者同

以兩宮爲氏

古者山嶽士已上父子皆與宮有因其宮以辨其族者似有北宮南宮之氏非必別居一宮之號也

而記者無以別異之故相混也

如

春秋傳文公十四年公西赤曰人而不違雖從之亦未可也三節之說爲本國以爲之則知奉國氏與時所教者陸師之事乎

此兄之子以孟皮早卒揆之則年與

夫子不甚相遠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則容與敬叔相校容之年或有長於敬

叔者但同受業於夫子故亦語史記誤合爲一人惟史記本末云卽敬叔且又不

紀容年則實案隱季合家語之誤

按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有孔慶者與季子賤曾仕然則不止兄之有女而比孔慶凡兩見

昏姻之道今

人尙門戶觀孔子妻長與适而後知榮辱之故正不係此

子謂子賤孔子曰子賤魯人弟子必不齊也

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歲

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

之

宋註

下謂至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

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然按子賤蓋出宓穰之後名不齊字曰賤也說苑紀其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

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史記曰子賤反命於

惟君子能取君子故單父之人凡爲其府史胥徒之屬亦莫非君子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視取者何如耳若使魯無君子則子賤雖賢亦安所取之而化民成俗

乎注謂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乃事就子賤之成就已備而首今以說苑史記家語證之實爲單父任人官之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是器用人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琚周曰簠蓋宗廟器之貴者也

禮記夏之

六季云夏曰瑚殷曰琚周曰簠蓋宗廟器之貴者也

內謂曰簠外謂曰方曰蓋當爲黍稷器也

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琚

宋註子貢至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愚按器亦多矣子貢不爲圭璋金璧而爲股瑚瓦甒則其容受之限量可知而聖

人雖雖誘撓者其剗切而不汙亦可目矣

按子貢當與論之時一也而卒得此器受也其言可知也
使十年之由五國各有器者持人美而不備則人過常和

愚按安樂千金之於所與則器者子貢與器者兩人其器其器與器者負有絕人之
才者非學於聖門必如儀狄和璧者流亦所細細夕漸次致才就給以成其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也得人家語云伯牛之
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子曰焉用

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

給數爲人所憎也

朱註或曰至佞口才也仲弓爲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

短於才也子曰至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之所以應答人

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

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愚按春秋時以多能多聞爲聖以口才之美者爲佞自夫子不敢居聖孟子以大而化之言聖而聖乃爲神明不測之號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爲不美之名此

古今酬詰之不同也或言仁而不佞蓋謂仲弓固長者而惜其少口才

如不有彼德之佞佞亦以口才

之其言又如古人自稱曰不佞猶不才也皆同

故夫子辨之曰焉用佞哉佞者恃口給以禦人其心不如是徒以

口取一時之捷而如是不勝其口則口雖屈而心實憎之若仲弓者我雖未知其中之誠僞何如然古人詞寔祇此已足見其人又焉用佞哉再言焉用佞正謂

反覆於始終得失之際皆不用佞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曰開弟子也漆彫姓本職作彫

開名

少孔子十一歲什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子說鄭曰喜其志道深也

信誠不爲民所信未能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

什進者曰知其學未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已夫子悅其志遠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朱註

子使至子說

漆雕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

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愚按史記云漆雕開字子開鄭曰魯人家語曰蔡人字子若

按論語以事之則無名者有若爲對者之謂也其自

記南齊遺著陶隆元稱子處則開其字也漢高文志作漆彫

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王曰未得斯許之意故曰未能信也脫苑孔子謂漆雕氏之子君子
設其善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據諸說自以朱註爲長使仕者使
之出仕也斯者可仕之理也自信其可仕出仕可也若先不敢自信何可遽求仕
乎開能如此則其志不在小就而所造必遠大矣夫子所以說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

一作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子曰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鄭曰子路僂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
路不解微言故說之一日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

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或同耳

朱註子曰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愚按夫子一則欲居九夷再則曰道不行乘桴浮海蓋道者人所共行之路華夏之人既捨此路而不行西者海外夷狄之國有可行之者乎此雖無可如何之想然吳能如此則斯道不致廢墜故子路聞之而喜惟其時海外諸邦未通中國浮海一事不能實行故夫子既嘉子路之勇於任事而又惜其材無取用之所也材者木之類而堪用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曰賦兵賦也鄭曰賦

軍賦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知其仁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邑也凡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宰
家臣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魯人少孔子有
四十二歲容儀可使爲行人

朱註

孟武至
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故以不知答之又問至
仁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

此

水也至
仁也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亦也至
仁也

赤姓公西字子華

愚按仁者心之德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外才也聖人因材施教不以才混德亦
不因德廢才世人混德與才爲一事故武伯問三子之仁其實亦問三子之才耳
然三子者未嘗全無仁特日月至焉不能遽定故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第言其才
若仲弓顏子則有德而後發見爲才矣

清按本館來章十室之邑周禮以明自憲此曰千室之邑是邑
大小觀重多寡而亦問四井爲邑之邑也孟子曰男子生而

知身之有室禮三十日壯有室先達者升堂入室左傳禮重以行分子爵之室重者內宅即東也。在野曰廬。在邑曰室。千室者居比千家之大邑也。千乘百乘說見禮千乘之圖。軍百乘之乘。卿大夫之祿也。邑。等治地。第公。私。百。如武城。中。都。甲。本。區。少。置。文。公。邑。受。部。賜。則。私。邑。家。不。治。地。如。子。路。冉。有。仲。何。曾。竹。齊。季。氏。宰。是。也。東。齊。立。朝。與。賈。客。富。如。子。產。叔。向。之。流。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

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欲以慰子貢心

皇疏。善道實曰。爾。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弗。如。也。

朱註

對曰至知二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

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也

子曰見如也

胡氏曰夫子以其

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

愚按一之與十與二譬之於水聞一知十語其一派而知其源流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知其對岸者也又譬之於樹聞一知十語以一枝而知其根葉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能推之彼一枝者也先言弗如者許其自知之明也又言吾與女弗

如者夫子自言己與子貢皆不如也

宰予晝寢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鄭曰寢臥息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曰

朽腐也彫

按何晏集解本雕作彫

彫琢刻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王曰朽按集解本朽作圯壞也二者

喻雖施功猶不成於子與何誅孔曰誅責也今我何當責於女乎深責之辭也子

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子與改是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疑於宰予晝寢也

朱註

宰予晝寢謂當責而寐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深責之子曰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愚按晝寢謂當責而在寢室也

清按朱註晝寢古人寐在寢室杜康之訓於朱亦合片語較氏以晝為晝來從改雖不可從

古人晝居於內可

問其疾則無疾自當出而親師取友若俾晝作夜則其志氣昏惰不足有為可知

予欲短喪而以食稻衣錦爲安史記又載其爲臨淄大夫被山常之禍以夷其族

雖不必據此以定其人短與一問或由目擊當時之弊欲得夫子一言正之彼禍一事然只此遺影一事秋不致成器則止字于我其意似所最重以字則面俱傳
 事已屬土木形骸矣故夫子就土木不可彫朽者危言以深警之辛子在聖門居
 言語科而其行乃不相侔如此夫子又嚴辨人言之不可輕聽蓋為天下萬世維
 持流弊非僅責辛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鄭曰剛謂強志不屈操或對曰申枨包曰申枨魯人也鄭

曰蓋孔子弟子申枨潘維城曰史記申枨字周家語申枨字周王應麟謂今史記以宋為厲以枨為枨乃傳寫之誤也後漢王啟碑有枨字之節無申枨之徵則枨實一人詩侯我子室今漢室當作枨枨字無枨音相

近非由傳寫之謂古文齊故同非家語申枨蓋或如庚與文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枨則枨字誤也拜庭日記曰七十弟子申枨字子周蘆山徐維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枨枨字周義疑枨為枨之象徐說是也索隱曰於公伯寮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寮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枨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枨字周又史記於公伯寮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枨字周然則可馬貞假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枨家語無公伯寮及申子周為范申枨一人以當申枨公伯寮二人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為足相証也論語音義引作申枨乃枨字形連之誤因字紀則零七卷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枨又枨字之釋漢室枨枨相近故論語作申枨史記作申枨枨字為枨可證枨字中枨乃枨人傳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枨正枨仲尼弟子列傳也或隱曰申枨字周論語有申枨鄭玄云申枨魯人弟子也蓋申枨是枨無疑以枨字枨相近小可馬正據
 得剛孔曰慾多情慾也

子曰枨也慾焉

朱註

子曰至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爲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欲

則不得爲剛謝氏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愚按剛與慾其迹相似其實相反或人以根有堅強之氣故舉以當剛者不知慾則不免於私私心有毫髮未淨或存功名之見則不能無所搖奪或挾意氣而行則必至有所屈撓而剛德有憾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朱註

子曰至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

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仁也然猶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耶也則子貢或勉之仁則非所及矣彭謂無者自然而

然勿者無止之謂此所以爲仁聖之別

愚按推己及人言之似易行之實難以有人己之見存也不欲加欲無加者本心自計之辭子貢所言亦謂其欲如此耳非謂己能及之也夫子言非女所及亦就子貢言時勉之耳非謂終不可及也勉而企之漸近自然亦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何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脩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何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利貞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朱註

子貢至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

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愚按文章性道本屬一貫然文章有迹象可尋有程式可考性道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必工夫純熟而後自然解悟故云得聞不得聞非夫子秘之而至是乃

語子貢也

宋以後陳王之學便是解出性道以語人夫子却始終不語

即如詩書執禮子所雅言論語二十篇隨事指

點此文章之可聞也若性道則子思作中庸雖多引夫子之言然不過以鳶飛魚躍無聲無臭喻其微妙究無迹象可指此性道之不可得聞也

濟按宋註於文章感德文辭語之是也於性性曰天

理於天道又曰天理自然之本體則混矣性從生從心人心之所生也道從性從首首對路也天道者如不知棋局盤道之道蓋既有天即有陰陽日月迭運節風相禱寒極則否則極必復以爲無定而有可變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爲之孰令致之又無可相蓋以天之運行者而言也其運行之見於上者如黃道黑道赤道是也其運行之在於下者即吉凶禍福之道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電致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觀是也性者人心之所生天道者天之所運行此不可以一理字混之者也理從單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性有性之理天道有天道之理不可相混說參清緯城劉實桐毛奇齡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愚按唯恐有聞正以形容其心之迫切有聞必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

凡在己下者也

朱註子貢至文也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設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

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愚按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奮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然其人於倫紀之間帷薄不脩觀渾良夫之通於其妻悝之妻即而而太叔遺之再其其女即孔皆三尺童子所羞稱故子貢疑其人不足謚爲文夫子

則就文論文故取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以許之殆亦善善從長之意歟 按成子步康叔謂已

已立元矣將使爾孫圉輔之及魯公元既立以文子爲上卿其後克侯之會從齊侯伐齊鮮虞之役隨士執率師其人蓋長於應對賓客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孔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偷也 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註

子謂受也義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之類

愚按子產者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子國於魯十年為其所殺

魯襄公八年見左傳

鄭人從齊而魯子康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綱莫大焉楚來討能勿從乎從之皆師必至自今不四五十年魯得齊矣子

十九年為鄭卿

鄭簡公十二年子康子國

國初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則重子

國初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則重子

歷仕鄭簡定二公凡相鄭二十二年

三十年執政

鄭簡公二十三年子皮授之政又按襄二十九年子康卒于皮即位今于皮以授子康

卒於魯昭公二十年

鄭定公八年清夜也記于康卒於鄭簡公五年則事簡定康葬因公秋故四十四年與左傳不介今從左氏

五世於楚當共康鄭敖靈平五君周旋兩大之間戎馬交爭鄭恃之以為安危其

行已恭事上敬則謙謙君子也其養民惠使民義則良相也故孔子稱美之

謝按解

子類為齊歸之子皮以及不穀鄭後行所善而改所惡行己也雖仕二君未聞失禮子皮欲以東歸之而行則以不收

兩子而如吾國為宮中上敬也初來執轡之訪三年間有離解之願魯太叔聘其用益而民解死失子以為古之遺愛

民惠也鄭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黃陶菴曰子產者救時之相也參王霸而用之

去其邱賦

四年刑書

六年

之失即可遺於王無其乘禮守義之心亦可流於嗣不王

不類之間其子產之自處乎

或有夫子兄弟子產之說清懷若昭及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歲是時始適周問

不足

蓋亦春秋已來一人而已

清懷子產事參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生烈曰

清懷周生烈字文茂本性唐潯州人魏博士侍

之齊大夫晏姓平諱名嬰

宋註

子曰

敬之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愚按晏嬰字平仲齊之萊維人父名羈禮相嬰爲人博聞強記節儉力行固春秋

之賢大夫也

按晏嬰仕靈莊君三爲父族曾乘車每換足衣食者數無頃駟奔士侍其盛而車火者五百餘家國身

自勤苦食不重與妻不衣帛一履或三十年猶冠濟衣以朝服爲而故車先人原所不後且宅近市

不免於寒陸加麻與邑南納之更其地而設之其象已足而待人里亦可見矣而其事皆則地事也

本相教禮迨至水乳相融朝夕親暱始則禮文簡略漸乃嬉狎誠戲不久而召凶

終陳末之歎矣平仲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證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
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一寸居蔡僭也鄭曰蔡國君之守龜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
山節藻稅 包曰節者榑也刻鏤爲山稅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鄭曰
節榑也刻之爲山稅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何如其知也 孔曰非時人謂以爲智

朱註子曰至 節杖頭斗棋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案而刻山於節畫
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智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媚鬼神如此安得爲智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愚按辰公子強曾孫也

邢疏本云強生仲孫強生伯孫強生文仲以

強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

氏故氏臧諡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文仲事魯有德知博下惠之賢章仲文仲當時以魯人

器曰家不寶龜

禮記曲禮曰龜爲寶以玉爲珪不寶龜不寶圭言有稱也按此見私非臧氏私器

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家語曰臧

氏有守龜 家語卷中對孔子曰成氏有守龜其名曰陳文仲三年而為一兆 左傳武仲為季氏所逐

奔邾自邾如防使其子為納大蔡請立後 任其十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 任昭二

又明堂位封父龜與大璜大弓並為成王賜魯之器 又有說謂 又春秋於寶玉大弓

書竊書得 按此以明堂位與春秋互證見 據此則蔡即大蔡即封父龜乃天子之龜而賜魯

為宗器者 休以宋不遺廟之遺誠氏不應有廟即有之亦不收致於魯以請立後此書是魯之龜實然 臧氏初

為魯君守此龜其後三家僭侈各壞魯之宗器為己有 謂大弓寶玉若魯季氏之私器則

堂位是亦天子之弓而賜魯者寶玉或謂大璜此三家分魯器之 臧氏遂據之 謂武仲弟防納蔡求後置以其為

非所屬矣春秋不許重寶玉大弓雖在能歸 山節藻梲天子廟飾 見明堂位與禮記禮運篇以古山節

而蔡則自防納之防特邑采出境故不若也 臧辰蓋僭以飾廟而龜藏於廟其藏之之所適在此 謂按

按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深木門反法孔 夫子以為不知禮正以其間天子之制也 謂按 夫子因時人推文仲之知故就

蓋以二物有山有草於龜為近也 如漢世之黃 夫子因時人推文仲之知故就

其生平一事論之旨其不達於福善禍淫之理而冒僭侈之罪不得謂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闕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孔曰文子避惡逆欲去無道求有道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朱註

子張至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闕名穀於菟

春秋傳闕伯比得於姬子之女生子文於夫人棄諸夢中虎乳之姬子田見之歸夫人以告達

使收之楚人謂乳爲菟謂虎爲於菟故名之曰闕於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忠盛矣

故子張疑其仁然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也

崔子至

崔子名杵齊君莊

公名光

莊公至於崔杼之妻

陳文子名須無

無什孫

十乘四十四匹也遽去也文子潔身去亂清

突然未知其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未免怨悔也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按三仕三已

清按金谷文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圖殺於野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則子文又爲令尹而卒於位也其再相當在子玉居子上之間金剛山曰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在位豈得爲忠子之後大無伯之威又繼之則子文再起當在成惠之後賈式三曰左傳既言其事則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

三已必因仕此事重不可考然圖說且曰子文三已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王符榮辱在君已不能操其柄也無喜無懼則視富貴爲儻來物舊政告新令尹則已無得失之念而

惟以身體國子文誠可謂忠矣然而楚以蠻夷猾夏實子文所贊助觀夫子許管仲以仁則知其必不許子文矣若陳文子者僅潔其身不與崔慶同逆其後欲得慶氏百車之木謂可慎守其與棄十乘之時已如兩人

清按十乘朱註四十四匹以古者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也其後金氏閔氏

遠以開方法定文子某地不知百乘之家千乘之國以出車之數言之故以地計乘有馬十乘以自畜及至厚施買之馬官之如重耳通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遠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之類此非計地而出者也

國則是又一崔子矣夫子許其清亦就此而論之未知焉得仁者言二子尚未得

爲智焉得爲仁也清按子文之忠於國雖猶夏之國是知有變而不知有開也陳文子之清僅不與崔氏同述考襄公二十五年城野私奔莊文子出奔二十七年即有領兵之論則不二年而復與者村同

精是始知晉氏之惡而終故爲不知也此皆智有所不爲而謂仁者爲之乎故曰來智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

也文識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依鄭氏此註謂文子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密古人用三思皆作美辭與鄭註

問然宋美較長

朱註季文子可矣若使晉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春秋傳文公六年杜注曰聞行侯病也既而晉襄公果來按季使石夷喪之禮在禮聘記之本家文

子此事并無可確審秋齊法亦無足辭此朱子誤引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善矣然至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愚謂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無過矣然宜公竝立乃不憚計而爲之使齊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

愚按文子生平蓋禍福利害之計太明故其美惡兩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以其是者而否

成宣公之賦則大本已久而又斥諸侯之貪以奪其權將俟於會以固其位及宣公患其專擅襄仲之子歸又謀去季氏
文子舉之以計逐東門氏蓋始終以私室事者也而且懼晉人之討則盟於赤縣納齊人之賂則會於平州以偷和之計
而拘於齊師於是有感之望以謂詞之美而贊於涉河於是有益之師糧委之糧以難齊姜則彰始以成輪蒲固之糧用之
家始則無禮必自及是也以其美者而言吳將伐鄭而頃之魯魯事楚而挽之晉欲歸田而齊之計欲討而齊之齊盛不
稱而知齊侯之不危齊侯不敢而謂齊侯之必亡賦歸矣之東穆姜嘆其致女歌采薇之什鄭伯拜其勤勞而且委
不衣帛馬不食粟無金玉無室然偏相三君矣而家無私積故其卒也大夫入獄宰氏家淫為棄備可不斯忠乎
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過為謹慎然其流弊將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蓋孝義
節烈之士雖天分學力兼而有之而臨時要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可成古今
來以一轉念之誤而抱恨終身者多矣如南宋文天祥陳秀夫明史可法諸公者能有幾人此章再思三思界限甚
大分際甚明讀者不可忽也

子曰甯武子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

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孫綽曰人情貴智而嚴忠嚴治則異世而於詭不變唯深遠之士為

備前所處者以全身遠害為神以成名者易去而以保性者難也

朱註子曰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按毛奇齡考春秋以

始見策書則此其智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

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

左傳晉文公重耳出亡所不慮焉及河謂侯術執術侯於弟叔武入守衛侯反國前驅執大射殺叔武大夫元

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

之不可及也

愚按上章論季文子之知此章述甯武子之愚正可兩兩互勘大凡烈士殉國孝

子殉親皆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成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

無所忌有似乎魯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爲不可及而不知所

不可及者卽在此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之一念乎武子仕衛進不求達退不避難

在見幾而作之士不免從旁竊笑而卒各行其是以保其身而濟其國此夫子所

以歎美之也

論語衛文成二君皆不得爲有道而亦未嘗大無道此有道無道當以衛成公時國之安定危亂言之

家不能令昭公復國而魯可備一說事見昭公二十五年以極左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安穿蔡以成文
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朱註子在至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

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
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
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愚按在陳思歸朱註義長

史記以爲孔子自陳還蔡有受厄事時有實從及之則先以子夏又申以冉有以首爲世家稱下然則此時以道不行而思歸耳史記所云不

可蓋守先待後乃孔子生不大端則歸念之動所係正自不小

簡按錢氏曰在簡子語作狂對孟子作狂簡說文

無窮子語作狂簡與相近義式三曰斐然成章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類玉爲文分別其文爲斐清華賦曰盛說文制衣也毛奇齡曰夫子所位如東之退山之兼人師商之過不及是也

狂簡進取與有

所不爲者也以其有文理而少裁制故欲歸而裁之

請按魯門人未從孔子出遊者如曾子曾參等皆不齊原志而彰顯其德

漆雕開漆彭珍有若公西華顏赤冉備卅季商澤公夏首公喆定乘商申叔頤之僕登毋驪或左人官秦非施之當顯增多叔乘樂欽叔仲會顏何括舞公西癸又公治長史記作齊人家助作魯人公伯察或以為非孔子弟子其從孔子出遊者顏淵子路冉伯牛仲弓宰我冉有子路顏歛又平陽則史記亦作魯人其非魯人而從出遊者子貢子游子夏子張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

名也

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孤竹名初字子獨伯夷名尤字公儀叔齊名茲子公達伯夷大面庶叔齊小而正父業兄弟相讓立術按嫡長曰伯庶長曰孟皇謂伯夷大面庶也

朱註

子貢至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其怨之也

愚按舊惡毛奇齡以為夙怨義長當從之夷齊古之賢人其與有夙怨者必有惡行者也夷齊之清雖局武猶不如其意似難與之相處矣然惡惡雖嚴而中無城府所以人不怨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孔子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朱註子曰至

高素有直名者醜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譏

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愚按高之爲人

古說多以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於河梁者然得又有微生高則微生固得之善性不必以微生字通用謂即尾生也且微以信聞此以直聞直與信固兩義不容亦合又按微尾通者書爲微尾

史記

蓋委曲要譽好名而不知義者而世俗耳目見證父攘羊如楚之道躬尙侈美

談其以高爲直亦是類也夫子明其不得爲直所以維名義之正又按此語見人位雖窮因探他人之金以贈之

而世以爲
狹義者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曰足恭便僻之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

曰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朱註子曰至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者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

愚按此左丘明非作春秋傳者作春秋傳者爲左氏於夫子卒後尙有傳而史記家語弟子列傳皆無之疑是諸弟子之門人此左丘明夫子稱其姓名謂成夫子之於

師商子山榮魯魯直稱其名不稱姓也至如對莊公康子稱顏回好學則對外人言之不舉其姓恐人不知且哀公康子君大夫也其間皆稱孔子對則更與尋常人不同至如孝哉閔子齊乃時人贊稱之辭夫子稱之下一句乃夫子之言故皆非

此而自稱名以附之是必於夫子爲前輩恥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心難以自問即公論有所難逃縱使人不議論亦自抱慚一世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鄭曰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曰自無稱己之善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安也

朱註子路至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顏淵至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

有功

子路至
快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顏淵至
懷之

程子曰夫子安仁

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礙於渣滓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後善如
同乎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對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與萬

物而已不勞焉此
樂人之所爲也

愚按子路顏淵言志皆曰願願者留以有待非謂已能之也車馬衣裘

衣毛布論者如
字衣與裘蓋二

物美且
可從與朋友共有物我無間之量勿伐勿施有功成身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

象然此皆作意爲之夫子則隨人隨事當前即是因物付物而無一物不得其所

蓋舉老少朋友三者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在其中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

同胞物吾同與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

過莫能自責者也

宋註

子曰至
來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愚按訟者對獄也。凡對獄兩造皆求必勝。有過而自訟則攻之許之不留餘力。務求勝之。而後已。過於何有大抵人之有過不患不能見。特患不之訟不見已過。愚昧者流耳。不自訟其過則委靡不振。甘心下流矣。已矣乎者歎時人見過不訟者之多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朱註

子曰至

學也。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

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愚按室即家也不必果有十家之邑極言其少以見忠信之易有也。

按古者生聚未聚左傳都城不過百

雉大都營國之一期國之雉積三百耳中五之一爲六十雉小九之一爲三十一雉大此三十
一雉之城且不逮今之一堡一集居民有幾況列國紛爭民卒流亡乎則十室之邑疑亦甘之蓋忠信者知能之
良人所同具故窮鄉僻壤亦或有之特爲習俗所蔽有是質而不知好學故無所
成耳

論語精

公冶稽第五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